

金瓶梅續書・珍本三部・之一

續金瓶梅

上卷

〔清〕紫陽道人撰



续金瓶梅序

菟隱道人曰：《续金瓶梅》，古今未有之奇书也，正书也，大书也。大海蜃楼，空中梵阁，画影无形，系风无迹，齐谐志怪，庄列论理，借海枣之谈而作菩提之语，奇莫奇于此。唐人纪事则藻绮风云，元人说海则借谈神鬼，虽快尘谈，无裨风化。此则假饮食男女讲阴阳之报复，因鄙夫邪妇推世运之生化，涤淫秽而入莲界，拔贪欲以返清凉。不堕狐禅，不落理障，褒贤鞭佞，崇节诛淫，上翊天道，下阐王章，正莫正于此。以漆园之幻想，阐乾竺之真宗；本曼倩之诙谐，为谈天之炙輶。齐烟九点，须弥一芥，元会恣其笔底，鬼神没于毫端，大莫大于此矣！作者曰：“予生平诗文蜚彩炫世，未有可以见阎罗老子者，我将借小说作《感应篇》注，执贄于菩提王焉。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”道人笑曰：“然。”

烟霞洞菟隱題于定香橋

序

不善读《金瓶梅》者，戒痴导痴，戒淫导淫。吴道子画地狱变相，反为酷吏增罗织之具，好事不如无矣。五祖演举小艳诗，说佛祖西来意，频呼小玉，少年一段风流，克勤便为上首。紫阳道人以十善菩萨心，别三界苦轮海，隐实施权，遮恶持善，从乳出酥，以楔出梢，政复不减读《大智度论》，何曾是小说家言也！《阿含经》云：“人痴故有生死，本从痴中来。今生为人复痴，不念世间苦，不知犁泥中拷治剧。”续编六十四章，忽惊忽疑，如骂如谑，读之可以瞿然而悲，粲然而笑矣。《法华方便品论》云：儒诗六义，以思无邪为指归；释教五时，闻佛知见是究竟。天台智师，性善兼明性恶，六祖、七祖，善恶都莫思量。相待义门，强名因果，证穷念绝，何果何因？善读是书，檀郎只要闻声；不善读是书，反怪丰干饶舌尔。共识文字性空，不妨同德山疏抄一时焚却。是乃续《金瓶梅》六十四章竟。

南海爱日老人题

续金瓶梅集序

小说始于唐宋，广于元，其体不一。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，大抵皆情之所留也。情生，则文附焉，不论其藻与俚也。《金瓶梅》旧本言情之书也。情至则流易于败检而荡性。今人观其显，不知其隐；见其放，不知其止；喜其夸，不知其所刺。蛾油自溺，鸩酒自毙。袁石公先叙之矣，作者之难于述者之晦也。

• 今天下小说如林，独推三大奇书，曰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、《金瓶梅》者，何以称夫？《西游》闡心而证道于魔，《水浒》戒侠而崇义于盗，《金瓶梅》惩淫而炫情于色。此皆显言之，夸言之，放言之，而其旨则在以隐、以刺、以止之间，唯不知者曰怪、曰暴、曰淫，以为非圣而畔道焉，乌知夫稗官野史足以 圣而赞经者。正如《云门》、《韶箜》，不遗夫击壤鼓缶也。夫得道之精者，糟粕已具神理；得道之粗者，金石亦等瓦砾。顾人之眼力浅深耳。

《续金瓶梅》者，惩述者不达作者之意，遵今上圣明颁行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以《金瓶梅》为之注脚，本阴阳鬼神以为经，取声色货利以为纬，大而君臣家国，细而闺壶婢仆，兵火之离合，桑海之变迁，生死起灭，幻入风云，因果禅宗，寓言褒贬。于是乎，谐言而非蔓，理言而非腐，而其旨，一归之劝世。此夫为隐言、显言、放言、正言，而以夸

以刺，无不备焉者也。以之翼圣也可，以之赞经也可。

时顺治庚子季夏西湖钓史书于东山云居

整 理：徐学清
出版策划：天 明
封面设计：董学军

ISBN 7-5348-0906-1/I·406

定价：13.00元（上下卷）

目 录

卷 一

- 第一回 普净师超劫度冤魂
众孽鬼投胎还宿债 (1)
- 第二回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
枉法赃貽累孤儿祸 (10)
- 第三回 吴月娘舍珠造佛
薛姑子接钵留僧 (20)
- 第四回 西门庆望乡台思家
武大郎鄆都城告状 (30)
- 第五回 奈河桥奸雄愁渡
枉死城淫鬼传情 (42)
- 第六回 沈富翁结贵埋金
袁指挥失魂救女 (49)

卷 二

- 第七回 大发放业鬼轮回
造劫数奸臣伏法 (57)
- 第八回 贼杀贼来安丧命
盗遇盗张一逢屯 (67)
- 第九回 来安妻出首贼赃
吴典恩拷逼主母 (78)

第十回	梦金砖富翁得子 赐银瓶孽女归娼	(87)
第十一回	五岁儿难讨一文钱 一锭金连送四人命	(97)
第十二回	众女客林下结盟 刘学官雪中还债	(109)
卷 三		
第十三回	陷中原徽钦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离	(118)
第十四回	梦截发大士解冤 不食牛帝君救劫	(126)
第十五回	应伯爵掠卖孝哥 吴月娘穷逢秋菊	(134)
第十六回	沈乞儿故园归梦 翟员外少女迷魂	(141)
第十七回	给孤寺残米收贫 兀术营盐船酬药	(152)
第十八回	吴月娘千里寻儿 李娇儿邻舟逢旧	(160)
卷 四		
第十九回	宋道君隔帐琵琶 张邦昌御床半臂	(170)
第二十回	李银瓶梅花三弄 郑玉卿一箭双雕	(181)

- 第二十一回 宋宗泽单骑收东京
张邦昌伏法赴西市 (192)
- 第二十二回 翟云峰义送月娘
韩捣鬼路济玳安 (199)
- 第二十三回 翟员外大撒买花钱
郑玉卿稳吃新红酒 (207)
- 第二十四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
逢故主义仆得信 (218)

卷 五

- 第二十五回 美偿美两场大棍
债还债一叶扁舟 (227)
- 第二十六回 薄幸郎贴金易色
痴心妇丧命偿冤 (238)
- 第二十七回 淮安城月娘问渡
清江浦嫖妇同舟 (250)
- 第二十八回 蒋竹山官星妙药
苗员外卖富投诚 (257)
- 第二十九回 董玉娇明月一帆风
郑玉卿吹箫千里梦 (266)
- 第三十回 瓜州渡樱桃死节
润州城郑子吹箫 (277)

卷 六

- 第三十一回 汴河桥清明遇旧
法华庵金玉同邻 (285)

第三十二回 拉枯桩双姬夹攻
扮新郎二女交美 (295)

第三十三回 风雨夜淫女奔邻
琉璃灯书生避色 (304)

第三十四回 排善良重立党人碑
杀忠贤再失河南地 (312)

第三十五回 清河县李铭传信
齐王府银姐逢时 (321)

卷 七

第三十六回 翟员外伸冤元帅府
李师师官配马头军 (335)

第三十七回 三教堂青楼成净土
百花姑白骨演旁门 (348)

第三十八回 大觉寺淫女参禅
莲花经尼僧宣卷 (359)

第三十九回 演邪教女郎迷性
闹斋堂贫子逢妻 (373)

第四十回 孔梅玉爱嫁金二官
黎金桂不认穷瘸婿 (385)

卷 八

第四十一回 同床美二女灸香瘢
隔墙花三生争密约 (395)

第四十二回 闷佳人空房遭鬼魅
软浪子借馆效鸾凰 (407)

- 第四十三回 母夜叉髻剪玉佳人
孙雪娥梦诉前生恨 (413)
- 第四十四回 刘瘸子告状开封府
金桂姐鬼魅葡萄架 (422)
- 第四十五回 郑爱香伤心烹鸡
应花子失目喂狗 (429)

卷 九

- 第四十六回 傻公子枉受私关节
鬼门生亲拜女房师 (443)
- 第四十七回 木瓜郎语小莫破
石女儿道大难容 (454)
- 第四十八回 莲净度梅玉出家
瘸子听骷髅入道 (462)
- 第四十九回 沈花子魂认前身
王六儿老还旧债 (474)
- 第五十回 湖心寺月娘祝发
伽蓝殿孝子迷途 (483)

卷 十

- 第五十一回 典金环老婢逢夫
受丝鞭佛子纳妇 (494)
- 第五十二回 刘学官弃职归山
龙大师传丹入海 (505)
- 第五十三回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
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(522)

- 第五十四回 韩世忠伏兵走兀术
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(538)

卷十一

- 第五十五回 雪涧师破佛得珠
王杏庵捐家造寺 (552)

- 第五十六回 扬州城分副苗员外
建康府箭射蒋竹山 (564)

- 第五十七回 鸳鸯帐新妇听经
锦屏姐送夫赠衲 (572)

- 第五十八回 辽阳洪皓哭徽宗
天津秦桧别挾懒 (582)

- 第五十九回 走江口月娘认子
下南海孝子寻亲 (597)

卷十二

- 第六十回 面前母逐亲儿去
衣底珠寻旧主来 (607)

- 第六十一回 龙海珠还儿见母
金梅香尽色归空 (615)

- 第六十二回 活阎罗判尽前身
死神仙算知来世 (623)

- 第六十三回 玳员外修塔开金藏
空大师奉母上莲台 (639)

- 第六十四回 三教同归感应天
普世尽成极乐地 (649)

卷 八

第四十一回 同床美二女灸香瘢

隔墙花三生争密约

《满江红》词：

燕子楼中，又捱过几分秋色。相思处，青楼如梦，乘鸾仙客。肌玉暗消衣带恨，泪珠斜透花钿侧。最无端蕉影上窗纱，青灯歇。曹池散，高台灭，人间事，何堪说。向东阳阡上，满襟泪血。世态便如翻覆雨，妾身那似团圆月。笑乐昌一段好风流，菱花缺。

单说这孙媒婆奉着金二官人的命，来要说孔千户女儿梅玉为妾。说了半日，孔千户娘不肯嫁，不料女儿梅玉自己甘心情愿要嫁。做回头床见女儿长成，有了年纪，不知将来寻甚样人家，没奈何，只得依从他，也没说财礼。孙媒得不的一声，喜得走出门去，望金挾懒府里去了。

原来这金二舍人，番名哈目儿，娶得一房妻小，是粘罕将军家女儿，又丑又妒，绰号母夜叉，天生的番性，常是带着两口刀，扯得硬弓，射得好箭，马上打围，和金营番将一样打扮，极是粗恶的。金二官人生得白面朱唇，倒象个女儿一般，动不动见了浑家，不是打就是骂，回不出句话来，却

又不遵家法，常在外眠花卧柳，串巢窝，钻狗洞。现包着个表子李翠儿，一两夜不回家来，浑家知道就是一顿马鞭子，打得望影也怕。今日背着浑家又要作孽，活该梅玉受苦，大睁着眼往火坑里跳，也是前生各人的冤债。孔家母子那里知道。

这孙媒婆听得许了亲，指望着骗媒钱吃喜酒，往金二官人处回话。到了府前，金二官人打围去了，等到天晚回来。金二官人见孙媒回话，悄悄扯到一间空房里，说道：“他母亲不肯，倒是女儿许了，听得二爷一表人才，只图个班配，连财礼也没说。可不知二爷肯出多少财礼？依着这样人才，少也得百十两银子，才完得事。”金二官人便道：“五十两银子、两对尺头、两牵羊、两担酒，再送上几件钗环首饰，着个轿子抬进来罢。”说毕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可有一件事，这府里窄房窄屋的，没处安插他。等我寻个小小的房儿，安在两下住着，他母子们往来方便些。”孙媒道：“可知好哩。他娘们正愁着怕不方便，如今二爷肯出一步好心，在外边住着，这就是两头大，那里算是娶得个小奶奶么！二爷快寻下宅子，管情好日子就过门来。只是老身的媒钱托赖二爷多多赏些。我不知费了多少工夫，才说得成，他娘们那个是愿意的！”说着话，金二官人忙叫取历头来，看好日子就去行媒礼罢，再拣个黄道日过门。即有家兵送过一本历日看了：是八月十一日宜结婚姻、会亲友、该行媒礼；八月十六日进口黄道吉日，该喜事临门，定是成婚的。计较已定，赏了孙媒五钱银子，笑着去了。

却说这孔千户娘子和梅玉，自那日孙媒去了，好生纳闷，又不知金二官人是甚么人。黎指挥娘子和金桂姐，时常过来问道，“这件事还该打听打听，才该许口。他一个金朝的将爷家，不知深浅，姑娘怎么就轻轻许了，知道后来怎么样儿？”怎当得梅玉一心信那孙媒婆的话，只要贪金二舍人是个风流女婿，恨不得一时间倒在他怀里，才称了心愿。

到了晚间，金桂姐请梅玉去房中同歇，各叙心情。取了一壶烧酒、两块熏豆腐干，又是一大块猪肠子。孔千户娘子吃了两钟，不耐烦，去睡了。待不多时，黎指挥娘子也去了，只落下金玉姊妹二人，在炕上腿压着腿儿，把烧酒斟着一个钟里，一递一口儿，吃到乐处，金桂道：“梅姐姐，你眼前喜事临门，咱姊妹们会少离多了。”说着话，不觉的流下泪来。梅玉道：“咱姊妹两个，自幼儿一生一长，唇不离腮的，长了三四岁儿，各人随着爹娘上了官，也只道不得相逢了。谁想到了十七八岁，回东京，又住在一处，也是前缘。咱两个从来没有面红面赤的，今日我这件亲事不知怎样的结果哩！闭着两个眼儿一凭天罢了。”金桂道：“一个北朝的官家，不知他家下性儿好歹。姐姐你也还该慢慢的打听打听，因何一句话就许了。”梅玉道：“姐姐你还不知道，我想咱一个孤儿寡妇，穷了的武职家，将来有甚么好人家来提亲？少不得也是落在那等穷人家去，挣一口，吃一口，到了官宦人家，要有缘法，生下一男半女，还有个起发的日子。”望着金桂道：“只这前日来的刘姐夫，就是样子了。一时间随着个不长进的汉子，又不得死，活又活不得，两手捧着个刺猬，还不

知怎样儿哩！”

说得金桂姐眼里流下泪来，把一钟酒放下，也不吃了，便道：“姐姐，你顾你去了，撇下我和这刘瘸子，还不知怎样儿！他又发话去府县告俺赖他的亲，将来出官露丑的。我要不得退这亲，只是一条绳子就完了。那有还过这日子的！”梅玉姐道：“你也不要心急。天生一个人儿自有个窝等他。谁就知道前后的事，难道天生下咱两个这样一对人儿，单教咱受苦。自幼儿随着爹娘，遇着兵荒马乱，一日好日子没过。如今长成一对人儿，就比着那富贵官宦人家女儿，也不见怨的不如他。只是他们命好，生下来穿绫着锦，偏是有那风流才子、俊俏的书生和他匹配。四时八节，有花有酒，夫妻们相亲相敬的，也不枉了托生一个人。似咱们少吃没穿，一尺鞋面布儿，问道谁要！我赌气也不过这样日子，不管他做大做小，是我前生的命！”金桂姐道：“只说那金二官人一个好风流人儿，终日在巢窝里包着粉头，想就是个知趣的。你两个配了对儿，到了好处，也不想我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两人又笑成一块，不觉春心鼓动，犯了从前的病。金桂道：“从今年没和你一个被窝里睡，只怕忘了我，又眼前搂着个人儿，我也要咒得你那里肉跳。”说道：“咱睡了罢。”各人起来，收了壶盏，使水嗽了口，又取些水，净桶里净了手，换上睡鞋，铺下被窝，把灯一口吹灭。

那时七月，天气正热，把小窗开了，放进月色来，两人脱得赤条条的，四条腿儿白光光的，映着月明如雪藕银条一样。两人原是要惯了的，搂着脖子，一递一口，亲嘴吮舌，

一片声响。这个叫声：“我的亲哥哥！亲羔子！”那个也答应，叫道：“我的心肝姐姐！”没般不要到，一翻一覆，顽成一块。那里像是良家女子，就是积年的娼妓也没有这等油滑的。金桂姐：“咱姊妹不久眼下分离，你东我西，不知何年相会，实实的舍不得。咱听得男子人和情人相厚了，有剪头发、灸香瘢的。咱两个俱是女人，剪下头发也没用，到明日夜里灸个香瘢儿，在这紧皮肉上，不要叫男人瞧见，日后你见了瘢儿，好想我，我见瘢儿，也好想你。”梅玉道：“不知使甚么烧，只怕疼起来忍不住，叫得奶奶听见，倒好笑哩。”金桂道：“听得说，只用一个烧过的香头儿，似小艾焙大麦粒一般，点上火，不消一口茶就完了，略疼一疼就不疼了，那黑点儿到老也是不退的。你明日先灸我一炷你看看。”笑得个梅玉在被窝里摸着金桂的花儿道：“我明日单是在这上边灸一炷香，叫你常想着我。”金桂姐也摸着他乳头儿道：“我只灸在这点白光光皮肉上，留下你那宝贝儿，眼前就用着快活了。”大家又顽到不可言处，搂到天明才起来，各人家去梳洗。原是一个门里住着，终夜如此。

果然后来二人各烧香一炷，梅玉胆小，点着香手里乱颤，金桂自己把腿擎起，见梅玉不敢点，自使手儿点着，摸弄一番，向白光光、红馥馥、高突突顶上烧了二炷，口里叫哥哥，两眼朦胧，倒似睡着一般。慌得个梅玉，用口吹，手摸不迭，梅玉只得脱下红纱抹胸儿，露出两朵紧净尖圆、如面蒸的点心一样，金桂低声叫道：“心肝妹妹！你叫着，我，闭闭眼，想想情人，自是不疼了。”梅玉果然件件依他，一一听